

葉紹鈞著

線

下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Literary
"Under the"
 By S. D.
 The Commercial
 All rights reserved.

兩。我爲着上的話語應驗了。
 呢。現在

音不其們沿街埤

「媽的，裝」

「把字



十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線 下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 葉紹鈞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孤獨·····	一
平常的故事·····	二四
游泳·····	四三
橋上·····	五七
校長·····	八〇
馬鈴瓜·····	九七
一個青年·····	一二一
春光不是她的了·····	一四七
金耳環·····	一七九

線 下

二

潘先生在難中……………一九五、

外國旗……………一二二、

孤獨

很小的中堂裏點上一盞美孚燈，那燈光本來就有限，又加上燈罩積着灰污，室內的一切全顯得不清不楚的，沒有明劃的輪廓。小孩子聽母親算伙食帳，青菜多少錢，豆腐多少錢，水多少錢，漸覺模糊了；他的身體似乎軟軟的酥酥的，只向母親靠上靠去。母親便停止了自言自語，一手輕輕地拍着孩子的前胸，說，「你要睡了！」

這時候聽見外面有老人的咳聲，一聲聲連續不歇，到後沒有力再咳，只賸低微的喘息。母親就向孩子說，「老先生回來了。」孩子正入朦朧的境界，當然不聽見母親的話。

一會兒，關着的窗子被拉開了，一陣呀呀的窗響，接着就是老先生帶咳帶喘的聲息。他一手執着窗環，支持佝僂的軀體；乾癟的面孔泛作深紅色，像個喝醉了酒的；眼眶和上唇的鬚鬚的部分有些水光，這是伴着咳喘而至的涕淚了。他站了一歇，呼吸略微平順，才跨進門限，轉身關上了

窗。這又是個至少要費一點力量的動作，使他不得不扶着窗櫺再咳嗽一陣。

可是，他的左手却在袖管裏只是掏。後來掏着了，轉身喊那正入朦朧的孩子，「孩子，要不要喫？」他實在不能多說了，就是這一句也費了很多的氣力，結果只發出慘然的帶有喘息的尾音的語聲。同時寬大的袖管裏伸出顫顫的枯瘦的手來，拿着一個鮮紅的福橘。

母親推動孩子的身體，暗示地說，「老先生給東西你喫，你要不要？」

這「東西」兩字似乎有特別的魔力，孩子在朦朧中聽見了，而且嘴裏的唾沫忽然多起來，一口一口儘是嚥。他伸出小手迷糊地說，「在那里？在那里？」那一隻手却只是擦着自己的眼睛。「在這里，」老先生走近孩子的身旁，「你看，這是什麼？」他將橘子送到孩子的眼前，一手除下戴着的風帽。

孩子覺得眼前清楚極了，「紅的，圓的，不是很好喫的麼？」同時鼻尖裏聞到一種可愛的香氣，於是嘴裏的唾沫來不及嚥了。至於他的小手再也當不起這種誘惑，逕向老先生手中取那個橘子。

老先生的手却縮了回去，他引誘的神情對着孩子，很醜地笑着說，「你叫我一聲，我才給你。」他立定了一會，喘息平了，咳嗽也不作，居然能說比較長的這一句。

孩子絕不理會，却走前一步，伸着小手追那向後逃遁的橘子。老先生的手儘向後縮，但沒有小手那樣敏捷，終於被捉住了。他還是握住橘子不放，引誘似地笑着說，「叫我一聲，叫我一聲。」母親又暗示了，「乖的，快叫一聲，叫一聲就給你喫。老先生！老公公！」她相着孩子的臉，笑着向老先生努嘴，希望孩子明白她這表情的用意。

可是孩子竟不明白；一隻手不成功，第二隻手就來幫助，將老先生的手指只是扳開來。老先生知難以拒敵，便放開手指說，「你拿了去罷。」他立刻覺得剛才對於孩子的要求沒有意思，只不過自討沒趣罷了。孤獨的感慨便亂雲一般疊滿他的心中，使他只是捻着灰白的鬍子，站在那裏。

勝利的孩子却已剝去了橘皮，送一瓢橘子到嘴裏了。他牽着母親的衣袖說，「我們睡罷，我要睡了喫。」

母親正覺得不好意思，見孩子這麼說，便故意呵斥道，「你真不乖，不肯叫人却要喫東西！喫東西也罷了，那有到牀上去喫的！」

孩子並不覺得這兩句有嚴厲和可怕的意思，還是拉着母親要走；拉了一會，又放了手送一瓢橘子到嘴裏。母親本來就沒有反抗他的心思，現在他再三要走，便站起來向老先生說，「那麼請老先生到房裏去罷，趁我們這燈光，進去點火便當一點。開水藏在草窠裏，你自己取了喝罷。」

老先生正在看孩子喫橘子，想那孩子堂堂地喫他的勝利品，絕沒有他老人在眼裏，便感覺到異樣的空虛，似乎身體也沒有一點質料的。及聽屋主人催他進房，他又爽然自失起來，「原來我不應當逗留在此，我只配拘囚在那個小天地中！」他於是走向室的左隅，從衣袋裏取出個鑰匙來，開那里的一扇門。

僵了背，運了腕力，失神的老眼用了無效的注意，好容易把鎖開了；但又引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所以他不能便推門進去，卻扶着門框站住。

孩子手裏的橘子瓢已去了大半，再遲一點要不能躺着喫了，便催着母親快走。母親以禁抑

的聲氣說，「等一歇！等一歇！」但她也不免望着老先生的背形顰眉。她想，「他這麼咳嗽，原是平常的事，爲什麼今夜特別難抵當呢？」

喘息沒有全止，只是略微輕而勻的時候，他便推門進去。在外間射進去的微弱的光中，他摸索火柴，畫着一枝，向一枝白燭上點着。暈圓的光顯出個暈圓的境界，境界以外的東西却依然隱伏在昏黑之中。桌子上積着灰塵，經老先生衣袖的拂拭，就畫成些不成樣的花紋，這是顯然可見的。其外茶盞，飯碗，茶壺，煤油罐，酥糖的殘屑，醃魚的骨頭，雜亂地攤在桌上，都很清楚地呈露牠們的面目。

外面屋主人說，「你已點上了火，我們進去了。」就聽他們母子兩個走向裏邊去了。「呵，怎麼得了！」老先生感歎一聲，低微到幾乎聽不見，就轉身掩上了門。

他又想起開水在外間的草窠裏，重又開了門，在暗中摸索着；後來拿到了。試觸壺壁，却是不大溫熱的。入室關門之後，就點起煤油罐來，把水壺開在上面。煤煙蓬蓬地騰出，他全不知道；却又氣吁吁地了。於是慢慢地坐在牀上，那牀靠着後壁，正在暈圓的光以外。

他大約將近二十年這樣情形了，被褥不給整理，睡時把牠蓋在身上，起身時便任牠堆着。還有些時令已過的衣服，不用的汗巾錢袋之類，也隨便堆在牀上。這樣可免開箱開箱的麻煩；又可幫助一點被褥的功效，雖然漸漸覺得身體擔當不起，但溫暖又是不忍捨棄的。若在日間，就可看出他的被褥和蚊帳是灰黑的，幾乎不能相信先前也是潔白的質料。這大半是煤油罐的影響，尤其因為由他使用煤油罐的緣故。

他坐着休息，漸漸朦朧起來，但是恐懼的心使他不能竟然入睡。最可怕的難關要算早起和臨睡了。一個鈕扣的扣上或是解開，一隻衣袖的褪下或是伸進，都要引起劇烈的咳嗽。等着，等着一陣咳嗽平了，才敢再動。但第二陣早又在豫料之中了。要完全睡得寧貼，或完全穿好了衣服離牀，非一點兩點鐘不可。他每天有這麼兩回困難的功課。他實在怕極了，如能夠不要睡，他也十分願意。可是到夜不睡又怎麼辦呢？

他似乎聽見沙沙的雨聲，模糊地想，明天出門又受累了。但立刻覺察這個念頭不對，便支撐着走到桌子旁邊，匆忙地提起水壺，更湊近去吹那爐火。爐火不就滅，一口氣過時，火燄仍豎了起

來；煤油氣却瀰漫於室中了。老先生想到了別一個方法，把火燄旋得很低，再一吹，才吹滅了。

他斟了一盞開水，兩手捧着，靠在牀上慢慢地喝。兩手覺得溫溫的很舒服，相形之下，兩腳覺得冰樣冷了。本來他六十多歲的年紀，血氣早衰了，冬夜的寒氣又儘把他包圍得緊緊，所以雖穿了蒙古人的一般的厚棉鞋，差不多同沒有穿什麼一樣。但也沒有法子，伸進被窩裏去暖着，又不是容易的事呢。

開水從喉間嚥下去，他覺得很受用，咳嗽不作，呼吸也平順，幾乎同沒有病的一樣。他戀着這個僅有的境界，便只是靠着不動。其實也很可憐，這盞開水就是他的晚餐了！他年輕的時候是有名的酒客，酒家樓上每晚有他的蹤跡，與朋友們猜拳行令，總要喝這麼兩斤三斤。回到家裏，夫人早預備着可口的酒菜，斟好了陳年的花雕在那里等着。他便慢慢地獨酌起來，或者隨便看幾行書，或者同夫人談幾句話，才舉盃呷一口酒。這樣的生活延續下去，沒有變更，直到夫人離開了他的時候。但他依然喝酒，只在酒家喝。當初的酒伴漸漸地稀了，送一副輓聯或一刀鐐箔時，便引起一回感歎。後來酒客裏邊竟不容易遇到熟人了，他索性不到酒客叢集的內堂去喝，只憑着外面

的櫃檯獨坐。猜拳行令的事全同很遠的夢一樣，單是看看街上來往的人下他的孤酒。最近兩三年內，除了固有的咳嗽以外，又得了個嘔吐的毛病。喝了酒回去睡，半夜裏總被難堪的胃泛促醒；醒時又酸又腥的水已涌到嘴裏了。一陣嘔吐之後，接着便是劇烈的哮喘。睡眠當然是無分了。張開眼睛，只見個無邊的黑暗，似乎永不會再見光明似的；閉了眼睛，便覺許多不可說的恐怖和悲哀紛紛向心頭刺來。他說不出什麼，（便是說，又向誰說呢？）只有沈長地歎氣。當他請醫生診治時，醫生斷定他主要的病因在酒。又問他，小便覺得通暢麼？他說，小便很少，而且不大清。醫生就對他說，非戒酒不可。他也相信這是酒病，但晚上仍舊憑着酒家的櫃檯喝他的例酒。然而酒量越來越減了，喝不到半斤，便覺胃裏滿滿的，一半也是怕夜半的嘔吐，就停止了不喝。可是沒有用，到夜半還是要吐。直到今冬，吹了兩天西北風，大氣嚴寒，他的身體更覺到處不舒服。酒似乎變了味道，喝到嘴裏，只是嚙不下。這才和數十年的老伴告別了！嘔吐却沒有去，不論晚間喫一碗粥或是幾個蛋餅，到夜半總是吐了出來。有幾天晚間不喫東西，倒或可幸免。他有了這個經驗，所以開水就成爲他的晚餐了。至於不喝茶而喝開水，因爲近來覺得茶味也大變了的緣故。

一盞茶喝完了，手心溫熱的感覺便轉爲冷冷的，他不得不站起來把盞放下。兩腳實在太冷了，冷到有點痛。他便想，早晚總要度這難關，不如早點睡便宜了一雙腳。一腔勇氣鼓勵着他，就移那個燭盤擺在牀前的椅子上。然後坐上牀，冒着險做那最困難的功課。當然咳嗽是不肯爽約的，他才靠到牀頭，已咳得幾乎氣息不屬了。

他耐着性，髭鬚魔難中的修道士似的，等待咳嗽略停，便解開幾個鈕扣，或褪下一隻衣袖。他的衣裳有許多的污跡，也有幾處破裂了毀損了的。自從他夫人死後，他的新衣裳都是向衣店裏買來的。一穿上身，沾了污跡也隨牠去；破了毀了也不管，從沒有補綴這回事。直到污穢且破壞得不成樣子，他昏花的老眼也覺察出來了，便再去買一件來換上，那舊的就此作廢了。

他橫下來睡好，把被袱裹着身體的時候，喉間只有絲絲的細聲了。更沒有再動一動的氣力，全身似乎一堆殭石，緊緊地壓在牀褥上。火已被吹滅了，黑暗蒙住他疲倦的雙眼，可是沒有蒙住他孤獨的心。他的心髭鬚如豆的燈火，顫顫地只是閃着，雖然微細，但然燒開來，也可成燭天的大火，此刻他的心正在閃着閃着，想起日間的情形呢。

這天早上，他依平常的習慣，天一亮就掙扎着起牀。明知這差不多特地招邀咳嗽，但在黑暗中無論開眼闔眼，總是牢獄一般可怕，既然見了一點光，便不得不一切不顧地逃避開來。他穿好衣服的時候，似乎只有呼出的氣了；身體靠在牀闌，動彈不得；頭只是徐徐顫動，幫助內氣的呼出。灰黯的光籠住他的面孔，眼睛的周圍隱隱現個淡青的圈，倘若攬鏡自照，或許要不認識鏡中的人是誰了。幸而他好久不照鏡子了，而且也不知道鏡子在什麼地方。

靠了好久，才移步就桌前，點上煤油爐，煮一點水。水壺底積着很厚一層煤煙，而且蔓延到壺壁壺把那些地方。他才一把持，便將手指染黑了一部分。他向來不曾注意這等事情，當然不能覺察了。直到水壺裏發出輕響的時候，便把水倒在面盆裏，潦草地洗了臉。

於是戴上風帽，預備出去。那風帽是他的良伴，一年裏大約只有四五個月的睜離。石榴花開的時候，他還沒有除掉牠；人家穿着夾衣賞中秋，他早又把牠戴上了。牠是玄緞製成的，緯差不多全毀壞了；積垢過多，放出亮亮的油光。他戴牠時極隨便，一套上，扣一個鈕扣，就算了。有時戴得不正，便露出個歪斜的面孔，引得街頭的孩子們拍手大笑。

他關上了門，按上了鎖，伸着索索的手向衣袋裏摸一摸，才向外走。大門却已開好了。在門口開成衣鋪的丁裁縫正在那里扣鈕扣，見了他照例地問，「老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他照例回答。一壁氣息吁吁地只是走。寒曉的風撲面吹來，覺得胸次一清；但皮膚却似乎儘在那里縮緊來，很不好過。他的背彎得愈甚了，袖管對袖管鏤攏來，兩臂挾得緊緊。這樣，他寂寞的衰軀就在清冷的街間過去了。

他走到一家茶館裏，僅有兩三個茶客默然坐着。夥計正在掃地呢。見他來了，便去絞了兩把熱手巾給他擦臉，再斟了一壺白開水來擺在桌子上。在茶館裏很少有喝白開水的。誰都歡喜喝一朝晨醞醞的茶，再去作事，便似乎分外有勁。可是，他的味覺變了，不能再喝濃烈苦澀的茶，只好喝一點淡而無味的白開水，而且不入茶館又到什麼地方去呢？世界雖大，髣髴處處拒絕他的進入，惟覺居室裏的臥榻和茶館裏的椅子比較有念舊之情，還肯容他親近。於是他就特別戀着這兩件東西。

在茶館裏可以說僅僅戀着那椅子了，此外的許多人物全同他漠不相關，一個人也不理他，

他也不愛那里的一件什麼東西。有些時候，好許多茶客圍着談話，無非講那應時的游賞，社會的新聞，政府的設施，等等。這就引起他無限的感慨：他們那樣自得其樂，那樣議論風生，鬚髯故意表示一種正當盛時的驕傲，藉以奚落他的孤獨和昏老。於是永鑲心頭的過去的痕跡逐一伸展開來，同畫圖一般。今昔相比，覺得現在這情況太不可堪了，便在固有的喘息中漏出一聲長歎；眼裏雖沒有淚滴，眼光却悽然了。但是他還是坐在茶館裏，不到別的地方去。

這天他在茶館裏喫了些東西，喝了兩壺光景白開水，看看座客由密集而稀疏了；他們大半是彼此招邀着，去開始賭博，藉以消遣那多餘的光陰，小半是治他們的業務去了。他也預備要走；然而走向什麼地方去，却是個很費躊躇的難題——他每天上午離開茶館之前照例要遇到這個難題。忽然想起了他的表姪女（他的僅有的親戚），差不多三個月沒有見面了，便決意去看望她。去的動機當然不僅是看望：他病得很厲害，沒有聽到別人的一句安慰的話，又不曾向誰傾訴過自己的病況，覺得這是種比病更難堪的苦趣。現在既想起了她，神祕的熱望便火一般熾盛起來，非馬上看見了她不可。她住得很遠，走到她那里是萬難辦到的，他於是僱了一乘轎子。

他的表姪女是個很適宜的主婦，能夠處理瑣屑的家務，使很有條理，又善於交際，得一切人的歡心。她將近三十歲了，因為她不會生過孩子，而且很能修飾，看去只像二十剛過的人。她面頰上還顯着處女似的紅暈，眼睛也澄清且流利。她的丈夫華綏之是個中學教師。他們兩個很愛好的。

這一天下午，他們將到一個朋友家裏做消寒會。當老先生轎子到時，她正在整妝呢。看他氣息吁吁，便請他在軟榻上坐着。他發出含愁的聲音，却似乎孩子乍見了母親時的嬌聲，眼睛裏放出求憐的光，道：「好久不見了，你好！」接着喘了一陣，又努力地說：「我總有點難了！四肢沒有氣力，只覺身體越來越重。到晚什麼東西都不能喫，喫了就是吐。咳嗽又儘是來得厲害，幾乎不能動一動。總有點難了！」

她按着髮髻，相着他的容色，覺得很可憂慮，但嘴裏還是很平和地說：「不要過慮，沒有什麼難事的。近來天氣冷，老人家身體欠舒服一點是有的。待交了春，天氣漸見和暖，就康適如常了。」這幾句話在他聽來太過平常了，很有點失望。心裏想：「少年人真不明白老年人的苦處，我